



利益算计
权力斗争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在朝鲜首都汉城，被事大党调唆的百姓打死了十几个日本人，然后他们闯入日本大使馆见人就砍，几个日本使馆工作人员做了刀下鬼。而开化党也不是好惹的，当时为首的正是国王的老爸(曾经当过摄政王)，在日本从国内派兵支持的情况下，他趁机发动政变，软禁了国王，想重新夺回大权，于是全国一片混乱，到处是打砸抢烧，此事惊动了大清国。为了阻止亲日派掌权，大清国立即派出军队前去平息暴乱，而统率这支军队的正是吴

02 杀人立威

长庆。
工作不满一年、踌躇满志的袁世凯跟着吴长庆进入了朝鲜。吴长庆率领3个营的兵力一进入朝鲜，就把其中一个营的兵力临时交给了袁世凯，命令袁世凯带着士兵往前冲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吴长庆是有意让袁世凯建功立业，将来好升官。

袁世凯理解吴长庆的良苦用心。第一次带领一个营的兵力，他没有丝毫的畏惧，而是比吃了高丽参还要兴奋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以实际行动令吴长庆感受到了他的可怕，而这一切也将奠定他一生事业的基础。

袁世凯带兵后，回报给吴长庆的是一份特殊的礼物。

当时大清国的军队镇压农民起义不遗余力，但纪律一直不怎么好(军队腐败问题后述)。对于从大清国来的军队，当时朝鲜的百姓夹道欢迎，热情款待“王师”，有的人送石锅拌饭，有的人送冷面，有的人送煮鸡蛋，但清兵们的表现在值得《疯狂的石头》里的道哥问一声：什么素质啊？

他们吃完喝完之后，大摇大摆地侵入百姓家，抢走财物，强奸妇女，这些令吴长庆无比头疼。

袁世凯认为，打仗之前必须整顿纪律。于是他向吴长庆报告：“大帅，我已经处罚了几个带头闹事的士兵，请您前往视察。”

吴长庆赞许地朝袁世凯点点头，觉得袁世凯有作为一个将领的天才。为了更好地训斥这些闹事的士兵，吴长庆边走边打好了腹稿，准备进行一次既措辞严厉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训话，让这些士兵做出深刻检查，以维护军纪。

他跟着袁世凯来到关押闹事士兵的地方，门一推开，吴长庆的笑容就凝固了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训话已经没有必要了。

因为死人是听不见训话的。

只见在黑屋的桌子上，整整齐齐地摆着7个人头。

原来袁世凯要吴长庆来看的不是活人，而是人头。在抓住这些闹事的士兵后，他既没有请示也没有报告(这是惯例)，就自作主张先把他们全砍头了。而袁世凯原来杀的不是自己那个营的士兵，而是另外两个营的人。

吴长庆突然感到不寒而栗，呆在那里足足有10分钟。所谓杀鸡骇猴、杀人立威这种事他也懂，但一口气砍下7个战友的头，并且还闹出乱子，足见袁世凯不简单啊。

其实吴长庆不知道的是，早在出国之前，袁世凯就向周围人抱怨：吴叔身为军中主帅，却像温文尔雅的书生，满足于“儒将”之名，不敢杀人，也不敢以杀止杀，你们有什么打算？反正我是从朝鲜回来之后，就要离开这里了！

吴长庆最终没有说什么，而袁世凯

因此次杀人事件，在军中的威望高了起来。在接下来的战斗中，他身先士卒，以亡命之徒的打法冲在队伍的前面，而士兵们也跟他全力冲锋向前，消灭敌人。最后在吴长庆大军的增援下，袁军平息了朝鲜宫廷政变，发生政变的国王的父亲被擒拿送往天津，朝鲜国王重新掌权，日本人和开化党的领袖被赶出汉城，吴长庆的军队留驻朝鲜，大清国仍然保持着对朝鲜宗主国的地位。

吴长庆连夜向朝廷写奏章举荐袁世凯，因此，23岁的袁世凯升官了，成了大清国正五品的“同知”——相当于副市级官员，正式成为驻朝清军一个营的长官。

后来，吴长庆奉命调回国内时，他并没有把袁世凯带回国，他知道自己留不住袁世凯，也不想再把袁世凯带在身边，他认为袁世凯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，不如留他在朝鲜震慑日本人和开化党。

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证明袁世凯绝对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。

过了两年，朝鲜的宫廷政变又一次来了，这次驻汉城日军趁乱打进了朝鲜王宫，诛杀事大党大臣，软禁国王，宣布朝鲜“独立”。

朝鲜“独立”，不仅意味着实际上废除了对大清国藩属国的地位，停止向大清国进贡，而且以后只听日本人的。

(摘自《大清灭亡启示录(1894—1911)》作者 黄治军)



读《作家文摘》
品五味人生

“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我是个‘三不要’的人。”

“什么‘三不要’？”

“那就是：老的我不要，丑的我不要，身体不好的我不要。但是反过来年轻的、漂亮的、健康的人就不要我这个‘老、弱、病、残’了。”接着他又说，“有时我也很矛盾，去年老太太大病一场，把我搞得好狼狈，60岁的女婿照顾80岁的岳母。”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。

08 我与梁思成(二)

他说：“我爱吃清淡的饭菜，但是老太太爱吃鱼肉，真没办法。记得你做的豆豉炒辣椒吗？真好吃。”

我想起那是林徽因在世时，我常常在梁家吃饭，她总抱怨刘妈不会做菜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做了一个豆豉炒辣椒带去，没想到这个菜大受梁思成和金岳霖的赞扬。

从那天以后我们就常常聊天，越谈越投机。过去我和林徽因交谈都是她说我听，现在却是我听梁先生讲，他很少打断我的话，总是专心地、静静地听。

一天，他问我和程应铨离婚除了政治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。

“政治原因只是其一。”我说，“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尊重我。我觉得夫妻之间最起码的是能真诚相待……”

梁思成不住地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我们就这样倾心地交谈着，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，在我的一生中只遇见这一次。

收到一封信

一天，我刚进门梁思成就把我叫过去，递给我一封信，我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亲爱的朋友：
感谢你最近给我做清仓工作。除

了感谢你这种无私的援助，还感谢——不，应该说更感谢你在我这孤寂的生活中，在我伏案“还债”的恬静中，给我带来了你那种一声不响的慰藉……

亲爱的朋友，我已经这样度过了两千多个绝对孤寂的黄昏和深夜，已习以为常，且自得其乐了。想不到，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，打破了我这多年的孤寂，给了我莫大的幸福。你可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“收”回去呀！假使我向你正式送上一纸“申请书”，不知你怎么“批”法？

心神不定的我
18日晨2时

在我看信的时候，梁思成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我。我一看完信，他就伸手把信收了回去，并低声地说：“好了，完了，你放心，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。”

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，他用一种说不出的苦恼的眼神直视着我。我忽然感到一阵心酸，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。

梁思成突然从我的眼泪中看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希望，他狂喜地冲到我面前说：“洙，洙，你说话呀！说话呀！难道你也爱我吗？”

我只是哭，一下扑到梁思成的怀中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只知道我再也不愿意离开他了，我要永远和他在

一起。

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恋爱过程。然而我们的决定给我招来了难以忍受的议论与指责，最令我难堪的莫过于来自思成弟妹与子女的不谅解。但这一切思成都能勇敢地去面对。他用坚定而平静的微笑慰藉我，他小心地保护着我。

婚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有一件事始终梗在我的心中，就是我们与再冰的不愉快，这事虽然不是我的过错，但总是因我而起的。思成与再冰之间父女情深，他对再冰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思想和缺点。他们常常谈心，而现在他们疏远了。因此我更加感到我们的结合，思成同样做出了很大的牺牲，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内疚，但我无能为力。

1965年，再冰突然来电话说她即将与中干(她爱人)同去英国工作几年，临行前要看我们。我为他们父女关系的缓和感到欣喜，同时还有某种说不出的复杂心情。那天再冰、中干带着孩子来看我们，她走到我面前看着我并伸出手来，把我的手紧紧地攥住，我的心随之颤抖了一下。我知道，这紧紧的一攥表示她对我的谅解，表示她远行前把她父亲和外婆交给了我，我几乎掉下泪来。

(林洙)
(摘自《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》)